



祖国，我的母亲

祖国，我的母亲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济南

祖国，我的母亲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876印张 93千字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6,000

书号 3099·693 定价 0.33元

编 者 的 话

“祖国，我的母亲！”这句话道出了世代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的无限深情。它以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摆在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就是证明。

这里介绍了五十年代归国的科学家，他们怀着“我是中国人”的情感，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。

有学有专长的海外赤子，他们以“不能等祖国富强了再回来”的急切心情，抛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，毅然投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行列。

也有一些正直的爱国主义者，尽管在左倾错误时遭到冤屈，或在十年动乱中经受磨难，但他们对祖国毫无怨言。在出国探亲的旅途中，他们一再谢绝父兄亲友的挽留，如期、或者提前返回祖国的工作岗位。

还有远离故土、客居异乡的同胞，他们虽然加入了外国国籍，仍然时刻以祖国为念，关注着她的今天和明天，在可能的范围内为祖国效力。

更有外国血统的华籍人，她身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，最了解哪种制度优，哪种制度劣，决定“只要中国籍”，为成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。

以上种种，充分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个人、特别是青年人学习。因为，振兴中华，实现四化的重任，历史地落在青年人的肩头。这是所以编辑《祖国，我的母亲》这本书的目的。我们期望它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一九八一年四月

目 录

- 祖国高于一切……………陈祖芬（1）
- “因为我是个中国人”
- 记几位五十年代归国的科学家……………
- ……………俞位海 顾迈南 周长年（14）
- 他有一颗赤子心
- 记上海市劳动模范、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
- 张仲礼……………黄京尧 司徒伟智（19）
- 他想的是什么呢？
- 访中国血统的美籍教授叶骊发……………于培明（26）
- 从海外飞回的山鹰
- 记全国劳动模范、昌平县高崖口中学教师
- 林瑞荣……………吴宗汉（31）
- 祖国，您的儿女回来了
- 访刚从美国归来的青年研究员欧阳本伟和
- 助理研究员李镜莲……………肖 岗 沈全梅（37）
- 神州强盛赤子心
- 访从海外归国定居的几位青年科技工作者
- ……………张文济 韩素勤（42）
- 重返祖国 献身四化……………遇 静（48）

遗憾吗?林东宁(53)

他为啥提前回国

——访从美国探亲归来的葛茂春副教授.....

.....王文波 高挺先(60)

待到迎梅接杏时

——高山族女教师江时赴美探亲记.....

.....孔令龙 范有德(64)

选择.....程康宣 马 申(67)

“祖国啊，快快富强起来吧！”

——访著名画家、全国青联常委韩美林.....

.....张 涛(72)

寒风吹不冷报国心

——访刚从英国归来的傅敏.....任永祥(75)

“我只要中国籍”

——记武汉医学院华裔西德人裘罗懿副教授

.....江中联 陈天生(79)

献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

美国全美华人协会英文秘书.....王昌煦(85)

我的留美经历

——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.....於梨华(97)

天涯来归话美国

——访从美国归来的张德琇教授.....

.....朱益民 范敦舟 庄汉隆(112)

访美归来的断想.....王 蒙(118)

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吕 芳 (124)

我为什么不愿留在香港? 严海鸥 (132)

他们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?

——访辽宁省旅大市工人吴金海夫妇.....

..... 江康宝 顾兆和 张起平 (138)

回娘家 话家常

——访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联谊会副主席

刘敦仁 何 瑤 (143)

祖国高于一切

陈祖芬

柏林妻子

30年前。德国柏林。

俗话说：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。即使象王运丰这样豁达的人，现在也屡屡跌进感情的深渊。他陷在厚实的沙发里，望着正在地毯上嬉戏的三个儿女：孩子们和她长得太象了！那凹陷的棕色眼睛，那举手投足之间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音容笑貌。说来也怪，只有在她出走之后，他这做丈夫和父亲的人，才充分地领略了这一切遗传上的惟妙惟肖之处。于是孩子们那欢快的笑声，只能引起他悲凉的情思。人对于失去了的东西，总是感到分外地宝贵。她出走了，却较之她在家的时候，愈发地使他感觉着她的存在和他视之比生命更宝贵的她的爱情。

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，象旋转木马似的把他搞得晕头转向。一切都是从那个邮件开始的。那是一张祖国寄来的《人民日报》——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。他简直不是看报，而是吞！他一口气把那条喜讯吞了下去，然后才久久地品味着、陶醉着……当然喽，回国去！1938年他出国留学时，坐

的是德国海轮。这样先进的海轮，这样超乎他想象的内燃机！世界上一见钟情的故事不少，他和内燃机的姻缘就由此产生了。海轮途经新加坡，几个洋人向海里扔下几枚钱币，对中国人说：谁下海捞着，钱就归谁。洋人笑着，笑得白脸变成血红；下海的中国人也笑着，笑得黄脸变成惨白。这种愚昧痴呆的笑，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一架燃烧起自豪和力量的内燃机！

柏林到了。呵，这么多的汽车！一辆、两辆，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唉，数不过来！来自人力车和马车的国土的王运丰呵，这些飞驰的汽车无疑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：你们中国造不了汽车，你们连一个内燃机厂都没有！

唉唉，中国在德国的四百多留学生，几乎谁都不学内燃机专业——回国没饭碗呵！可是难道中国就永远没有内燃机、永远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、轮船了？！不！……

现在王运丰是西德内燃机专业的国授（国家授予）工程师，拥有着一吨多重的书。正是这些书，浓缩成他生命的精髓；而他的生命，也分解在这些书里了。书本是他生命的影子，当然要跟随他回国的。影子是不会和他自身分开的。妻子再好，也可能分开……前几天国民党在西德的便衣跟踪他、审问他。昨天半夜又有人打电话来威吓：“小心点，否则我们要用手枪来对付你。”妻子吓得睡不着了。她痴愣愣地瞪着他，那棕色的大眼睛更加凹陷了。一夜之间，她变得象一朵萎缩了的花。他的心也萎缩了起来：他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？他召集了留德同学和侨民开会，呼吁响应周总理对海外

知识分子的号召，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而且立刻给周总理发了电报：“留德同学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，表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，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，请速派遣外交代表和安排留德学生回国事宜。”祖国解放前几年，国民党驻西德的机构先后三次动员他回国，他拒绝了。可这次，他偏要回！“你别走吧……”棕色眼睛的妻子哭了，泪水莹莹地望着那六间一套的家。每间房里都有大幅的地毯和贵重的家具。于是，他看见爱情在讲究的咖啡壶上闪耀，在雕花木上微笑，在地毯上伸展，在她的泪水里流淌……只有他和她才知道，他的事业加上她的爱情，才能经营起这个美妙的家庭。他们是一体的。他和她之不能分开，犹如他们那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分解成他和她的细胞一样。

但是，当她知道他回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时，她赌气回到东柏林的娘家去了。这位柏林妻子和他竟是同样地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。唉，人们往往津津乐道：一个共性如何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但人们可知道，往往同一个共性，又能使眷属终成无情人？

无情？当法官宣读了离婚的判决后，她在法庭上当众就哭了起来。他真想一把搂住她说：别哭了，和我一道去中国吧，就象结婚时他拥着她走向他们的家……

家被无理查封了。家具、地毯、车库，一切都贴上了封条。根据当地法律，私自撕毁封条的，要加倍从严地法办。但是封条可封不了王运丰那急于回国建设的心，那颗象内燃机一样产生巨大能量的心。一切可能发生的凶险，都在“祖

国”这个古今中外最有魅力的名词面前，变得不值一顾了。王运丰撕下了汽车上的封条。在德国司机的帮助下，他带走了三个孩子和跟随他的影子——一吨书。而财产，全丢下了。

“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，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。”这话是谁说的？对了，莱辛！是呵，只要有书，有才，就可以为祖国服务。他怀着赤子之心奔向理想的境地。呵，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5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天真的。第一个从西德回国的工程师王运丰，和他那三个7岁、5岁、2岁的孩子一起稚气地笑着……

“德国特务”

有人靠回忆度日，有人靠想象生活。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，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。人之所以成为人，就是因为有了思想。王运丰被作为专政对象，独个儿在河北蔚县的崎岖山路上担煤。他的思想却因抵抗专政而变得毫无规则。如果他能未卜先知地预料他这个留德的内燃机专业工程师在60年代中期将以担煤为生（虽然煤也是燃料），真不知当初他还能不能拚命攻读了？不过他当然还是要攻读的，否则他就不叫王运丰了！“王运丰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德国特务？”特务？他在德国倒是有特殊的任务。他在内燃机专业毕业后，本来满可以每两年准备一篇博士论文，到1945年，两个博士学位也到手了。但他不去考。他给自己规定的特殊的学习任务，是尽可能多学会几门技术——祖国什么都欠缺

呵！于是他又去学焊接、电工、管理、铸造。铸造是冶金不可缺少的部门，但在旧中国被看成下贱活：打铁翻砂么！西德教授惊讶地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王运丰：“我没见过中国留学生学我这个铸造系的。”王运丰在铸造厂实习，每隔三、四分钟就得把一只70斤的砂箱搬上机台。搬几下还凑合，一会儿就对这70斤的宝贝儿望而生畏了。那也得搬！默默地喊个号子吧：“一、二——为了祖国！”“一、二——为了祖国！”10个月后，他的臂力使他在留德侨民中成了划船冠军。20多年后，他的臂力使他还能在蔚县山区担煤、运煤……

黑煤上闪烁着白雪。漫天又飞扬起雪片。1945年，炮弹皮和断砖碎瓦象雪片似的飞着。苏军进攻柏林了。柏林当局规定，居民听到空袭警报，全下防空洞。“王先生，整个楼的人都下防空洞了，你快走吧！”邻居劝他。“我就不信炸弹正好掉到我的头上。”炸弹尖叫着，偏偏来到了他的头上。他万念俱灭，只等着人生最后的刹那。一声巨响，楼晃悠着，土直往他头上掉。还有知觉？那就是说还没死？他活脱脱地蹦了起来，跑出去一看，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成了瓦砾堆。他又回到楼里攻读。他不是不怕死。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。他只是想，每次轰炸几小时，他要是往防空洞一钻，这几小时岂不是浪费了？对于一个学习癖，最痛苦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了：几个小时又可以吸收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！顾不上危险不危险了。一个人只有忘却自我，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。正是在忘却的时刻，他会焕发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，他将惊讶地看到他拥有着什么样的才能！

“王先生是我们的安慰，王先生不怕轰炸我们也不怕了。”德国邻居们信任地望着他，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上帝。但是炸弹象下最后通牒似的把他的门、窗都震落了。搬家。又震落了门、窗。再搬。他终于把一叠十几张设计图交给了德国老师考核。“王先生真不是一般的学生！”他快活地在弹坑间疾步走着，好象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穿行。“王先生来了！”书店老板亲热地招呼他：“我给你留出了一捆书，准是你需要的。”他和书店老板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默契：不用他挑书，老板知道该给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书了。他又把一份咖啡送给了好心的老板。咖啡在战时因缺货配给而变得身价百倍。但是咖啡再贵重也就是咖啡。而书籍却能变出内燃机，变出坦克，变出祖国所需要的无穷尽的宝物。

天安门前的阅兵行列里，开来了一辆辆中国制造的轻坦克、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车。王运丰坐在观礼台上，象父亲欣赏儿子那样，向坦克倾注着全部的情和爱。真不知是坦克因他的注视而变得威武雄壮，还是他因坦克的出现而变得这样不能自己。他回国后就担任了坦克专业局的技术领导职务。可是厂呢？只有农机修理厂，机车修理厂。衣衫褴褛的祖国母亲呵，让我们来装扮你吧！先把这几个修理厂改建成发动机厂和坦克制造厂。唉，师傅们还是在山沟里制造步枪的半手工工业做法，没有工艺规程，做出的零件一会儿一个样。必须把坦克几千个零件的每一个工艺规程都写下来，一切纳入现代化生产的轨道！规程写了3年，以后进程就快了。原先坦克的大部件都得向苏联订货，以后定货单上开的项目一年比一年少

了。最后终于全部取消了订货单，而代之以中国制造的坦克。

不过他跟坦克的缘分并不长，反而跟卡车很有缘。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抄了他的家，抄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，抄走了好几箱书。书是他的影子。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，将是怎样地凄苦！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、批斗：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，他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特务！他的柏林老婆还到中国来串连过！”唉，柏林妻子！他离开柏林时，把本想留给她的的小女儿也带走了——愿思念女儿的心情使她回到他的身边来吧。他给她邮去了路费，一年年地等着，终于把她等来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期待中的会见又这样地激动着他。在匆匆的一瞥中，他就把对于他是那么熟悉的她的身影、她的一切都看清楚了。“亲爱的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！”她笑了。她又伤心了：孩子们的德语说不利落了。因为前不久他出差了7个月，孩子们没人管了，就把德语忘了一半。可是他总得下去开展工作呵。他吻别了妻子，又走了。妻子回来一年多，他走了倒有8个月。他怎不想想，这个数字对一个不懂中国话、又对德国有着深深的眷恋的妻子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！何况当时又正逢困难时期。“你看人家全家去德国了，我们一起走吧！”妻子痴愣愣地瞪着棕色眼睛，作着最后的努力。火车门关上了。妻子的泪水一行行挂在车厢玻璃上。他追着启动的车厢想说，想说什么？唉唉，全忘了，忘了。他只是用内疚的、失神的眼睛看着她，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载走了他的爱、他的心。他的胸膛一下空虚了，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在他那空荡荡

的胸膛里撞击着、回响着……

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——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。押送“德国特务”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。其实，为确保安全起见，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。卡车途经八达岭，雪把他的胡子、眉毛都染白了。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。他柏林家的地毯就是这种绿色。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。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，身上冷得就象穿了皇帝的新装——什么也没穿！也许今晚就冻死，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。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。但是知识碰到暴力，毫无招架之功；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，也只有束手待坑……

雪，纷纷扬扬地下着。漫天大雪使天地之间成了个大雪坑。王运丰在蔚县的山路上挑着一担煤，一步一停地向山上爬着。爬了半天好象还只是停留在雪坑的坑底。好大的坑呵……

中 国 母 亲

一个人在平静的时代生活、工作，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解放。当王运丰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，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，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，感到了令人目眩的光明、自由和解放。他的知识和才能，原先就象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，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，让它们冲天而起，展翅飞翔了。唉唉，要干的事情太多了。60多岁的人啦，他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。有

些人受了委屈，或是疯狂地对社会挥着拳头，或是颓废地失掉了自信。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都不信任，还会信任什么真理呢？——王运丰摇着头。他自信他的才能，他的价值，所以他这个“德国特务”偏要给周总理写信——给我工作！可惜总理已病了。他又给邓副总理写信，不料“批邓”开始了。1977年他再给华主席写信，于是应邀出席了国宴，获得了工作的权利。

是啊，只要能为祖国工作，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——贫困、委屈、凶险、一切。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，某柴油机厂陷于困难境地。“领导同志，让我去支援这个厂吧。”“老王呵，那是重灾区，你知道吗？”“怎么不知道？我刚从那儿出差回京么。那儿，已经有人吃树叶了。”“你能受得了？”“那儿的上万职工都受得了，我为什么受不了？我还要把3个孩子都带去。整个家迁去！”

“厂长同志，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？”王运丰问。“铸造。不过铸造车间最脏、最累——”“我来主管铸造车间”。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70斤重的砂箱时，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。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，稳定了产品质量。

人们往往以为，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，就可以痛快一下。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，以至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。是的，只是在任务完成了之后，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，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。生活是苦呵。“李师傅，你怎么没吃饭去？”“王总，是，是这样，我粮票没了。”